





重刊策學矜式序



曩予計偕上春官偶於同
載者獲覩新編策學矜式
寫本喜錫百朋即歆手錄
值時天寒而弗果視龍門
子大寒冰硯手指不能屈

伸而錄弗怠者其相去不
遠甚邪自後竟不得是書
然亦因循不力致之壬辰
乙未累敗北不敢致怨有
司惟咎其學之未充丁酉
謁今侍講濟之王先生於

京師問為學之方先生首
曰策學矜式五篇受用處
最多不可不讀忠退詣書
肆購得善本日加諷誦且
模倣其步驟於製作間覺
大勝前會鄉試同年章君

景恂過忠見是書忠語以
故景恂即袖去他日復忠
曰前日之編真可矜式而
利於場屋者乎明年春榜
景恂與忠皆忝前列是書
之助良多後往往勉入讀

之隨試隨效掇科第譬之
持左券以取物已酉忠以
秋官員外郎出知揚州郡
事暇時進郡邑諸生相與
論夫學因及是書或知或
否否者固不足道而知者

亦未為深知其果有益余
恐四方士子猶有未獲觀
是書者廼用捐俸刻梓以
廣其傳題其名曰五段錦
英俊之士倘取讀而加之
意焉趙璧之懺可不勞餘

力而拔矣然此特為一時
業進士者計耳若夫聖賢
之學豈止是邪

弘治庚戌歲夏五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揚
州府事慈谿馮忠識

重刊於學於式序終

新編策學於式

問東漢清議

天下之生久矣。鋪觀往古，洪纖之度，悉數世道夷陵之運，要其布濩，流衍道德，大備之世，無幾其間。議論或騰之而過高，或約之而甚卑，或特出而異趣，或依世而就安。士將於何取中，與試論漢末諸賢有

聲名自高號為龍門李而又有保
身全家無所皂白不敢自比於元
禮祖父在位諸宗並盛者鍾何與
有周旋京師誨誘不息郭而又有
屢辟公府不起問國事不答問徐穠
穠則答其愚不可及者釋何與有
守令多所陳託達賢糾惡而助萬分
杜而又有隱情惜已閉門掃軌者劉

何與黨獄所染者恥不得與而自
言皇甫有錄牒不及而自表免歸景
有出解印綬而欲引與俱亡郭而
又有閉門不納恨不奮戈相持時
咸服其裁正者賈何與其間從龍
舒君歸黃泉欲與李杜齊名范較
之絕迹梁碭之間自同凡人者申屠
見孰為遠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

除害

陳蕃

較之獨吊中常侍之家使

名節多所全宥者

陳寔

計孰為得好

危言高論寧有就誅較之不絕惡

人不為危言激論者理孰為當先

賢嘗論此矣或謂名節之稱起於

末世士君子道學未正則亦以此

自負然則名節出於道之外與或

謂當時士大夫類皆不自信重波

蕩風靡以自詭乎一世然則諸子

皆不足稱與或謂後漢名節成於

風俗未必自得或謂知名節而不

知節之以禮使魏晉變而曠蕩無

禮法然則何以為名節之自得與

夫節之以禮與嗚呼威靈以後國

勢奄奄朝臣耽祿畏害如河中木

汎汎東西然而群狡睥睨未敢即

肆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能存
亦賴奮迅感慨者俾亂作懲耳而
惟陵阿窮退恂恂善導之士君子
以明哲見幾稱焉然則彼皆非與
伊欵考先賢之深意懲東都之流
弊使國論不與輿論違時論不與
公論背幸諸賢其懋昭之
掩目淵潛盟耳山棲君子可以忘斯世

乎吾不忍也溷泥揚波舖糟餽餽君子
可以同斯世乎吾不能也君子入輿挹
扶輿之清氣蘊斗牛之清光平時自許
崢嶸磊砢不與草木同朽腐時方熙熙
萬宇春盎吾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
可也時乎不然倒之顛之眼底紛紛不
可人意氣拂吾膺將吞炭以為啞乎將
緘口以為默乎疇昔所忍謂何而乃如

此不惟不能直不甘耳蓋嘗玩詩讀書
慨然想見唐虞三代之盛阜夔接其武
伊傳襲其芳周召諸公振其響言淡而
味遠情舒而氣和吾不知宇宙之為大
而何所容吾喙蓋至於折腰剖心之事
慨然咨嗟潛然出涕曰是獨何心哉生
也不辰逢此悖戾寧烈烈而死不泯泯
而生其忠魂義魄至今與日月爭光吁

吾豈其初之得已哉執事先生吊往矚
之孤高悼末路之汚濁進館下諸生而
問焉且反覆嘆既乎東都之事詞嚴義
正激懦衷而發其憤先生之盛心可窺
矣夫自桐江一絲繫我九鼎清風高節
披拂士習稍洗西京諛染從而陶以重
熙累洽之治藹然唐虞三代之和簪纓
穆穆冠帶園橋當是時未見名節之累

人也上夫其綱四海鼎沸小夫憮人播
弄威福士君子不忍炎精之無光歆起
而噓之而一鳳衆鴉不可勝怒始有若
滂之慨然攬轡者矣始有若膺之獨持
風裁者矣又其甚也陶泣涕而上書劉
鳳叫冤而詣闕矣張不特此也名不與
我規實耻之錄不及已毅自表之印綬
汚人楫解去之諸君子者豈不知錮黨

之炎如燼密如網而投之觸之肯死不
畏寧無一毫愛身之念哉閔時痛國觸
目激中自有勃然而不可遏生不能借
上方之一劍死得請於帝矣彼者無所
皂白浮沉京師學稼掃軌自同凡人如
執事所舉林宗孺子太丘之後渾然闇
然齟其圭角謂之全身遠害可也謂之
忘斯世同斯世亦可也人固各有自見

吾不能也異時奸雄睥睨神鼎而不敢
染指識者猶知其有自來而三君子見
幾而作則已計得矣其如國何荷與我
朝薄海皆春中間霜降水涸而忠義之
一脉綿綿至今夫以瞑眩苦切之言喧
秋而出其位者豈以是為盛世事哉豈
可已而故不已哉國論與輿論或背而
馳公議與私議或角而立廟堂不主而

逸之縉紳縉紳不主而迸之草茅草茅
梗梗有懷不寐未能入山之深入林之
密寧忍自籍其口自結其舌使東都之
鬼擲榆於地下耶執事公具有唐虞三
代之心不得已而出漢人之下策是非
好名也是非弗靜也誠愛吾君也誠愛
吾國也不自知其至此也國步斯頻一
脉猶活惟醫國者留意焉

問有用之學

夫人幼學而壯行有此學則有此
用初非二事也三代而下載諸經
傳而聖賢並用功業著見光明俊
偉後世莫及蓋其才之大者足以
用世而其小者亦足以為世用果
何所學而能致是耶六藝既作諸
子百家之言歷代紀載之書相繼

而出無非所以推明是學而載其
行事之實也老師宿儒心傳口授
講論益精而千百載之興衰治亂
如指諸掌後之從事於學者所聞
益博所見益明所蓄益深則推而
行之功業所就宜遠過於古而顧
乃不及何與竊嘗疑之漢高帝不
事詩書駕御一世豪傑而用之迄

定大業安劉之寄非細故也帝思
之審矣乃卒付之少文之周勃士
固無俟於學與東都尊尚儒學海
內之士靡然向風及其終也爭以
其名相高激為黨錮之禍忠有餘
而謀不足論者惜之學固無益於
用耶至晉以清虛為俗學與用俱
廢矣然祖逖劉琨陶侃輩慷慨激

烈自詭諸事功而謝玄以名門華
胄談笑而摧強敵符堅百萬之衆
土地瓦解然則清談者亦足以有
用與是皆深疑而未喻者至若孔
明之用蜀慨然以王業不偏安漢
賊不兩立為己任是豈區區尺寸
者哉器識之洪深志念之忠純規
模之宏遠慨然三代之英也天若

祚漢其事業之成豈可量哉而或
者謂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應變
將畧非其所長豈其然與本朝韓
范二公以一代人物之望遭逢聖
主思致太平當元昊犯順使漢唐
諸人處之殄滅宜無難者而二公
終不以掃除為功是豈力不足以
勝之與夫以二賢可謂不世出矣

雖所遇之時不同而要其成功往
往未能如其志獨何與豈文治武
績自為兩端而學識之與幹略難
以並言與抑事功之優劣關於時
勢之強弱難以工拙論與然學乃
以致用也三代而下未必皆本諸
學有其學者又未必能全其用此
後世所以不如古也可不求其故

哉

舉天下之事功無有不出於學術學術有淺深之辨則當原諸人而不當原諸天凡天下之學術無有不措之事功而事功有難易之殊則當歸之天而不當歸之人故論世變之君子未嘗不為之浩歎而私竊有志焉夫天下無事成之事也知士仁人之有志當世也其為也

有本其發也有源講貫於平昔者有其功蘊藉於胸中者有其素體驗於事功者有其則既非空疎淺陋者所能當又非蔽固拘滯者所能曉此其事功烏有不本諸學術者哉然而才器不同氣質有異其深遠者固為用之有餘其暗合者亦隨試而輒效其所積者固無施而不可其竊取者亦近似而可觀於是事

功者參差不齊之患若然者皆人為也
豈天也哉吾道非無用之空談也賢人
君子之有得於學問也固將達行於天
下思濟於斯民其寅亮也何道其調變
也何為其經綸也何說是故以之為上
則為德以之為下則為民以之為天下
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此其學術烏有
不措之事功者哉然而時勢不同成就

亦異者匹夫之事業或格於幾會之未
成者蓋世之規模或病於職業之未就
一時之遺恨不能無而千古之公論不
能泯一時之異論未能免而百年之事
業常自新於是學術有設施不意之疑
若然者固天數也豈人為哉是故伊訓
三篇伊尹之學術也異時自任以天下
之重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

大畧如書之所云此固伊尹之事功矣
管子一篇管仲之學術也異時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此亦管
仲之事功也然而伊尹之學術初不易
其一介於取予之節管仲之學術則失
於反玷三歸之楷焉何則尹之學術得
之深仲之學術得之淺尹則平日之講
實得其全仲則天資之暗合而竊其偏

者也驅飛廉誅管蔡滅國者五十周公
之事功也觀其作立政作君奭作無逸
作太平六典之書茲固周公之學術矣
墮三都却萊夷歸侵疆夫子之事功也
觀其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此亦夫子之學術矣然而
周公之事功至於開明堂制禮樂以致
太平而夫子至於轍環天下而不能一

日安於其位何哉周公事功當其易夫子事功當其難也周公則方當天眷之西碩夫子則當周轍之既東也由是言之則學術之淺深豈不繫於人而事功之成就豈不歸諸天乎明問教條於是可得而言矣夫漢承秦後經生解散勃之末強謂之知學不可也然其重厚少文之質古之所謂剛毅未訥匹夫不可

奪志也實似之則其天資之近道未可以未強少之也此其所以左袒一呼而有安社稷之功也惜無聖賢以為質證而彼自防之事則失之愈庸東都崇儒不離章句黨錮諸賢慨然自立視死如歸蓋亦暗合聖門之所謂剛者彼其嗑枯吹生自為題榜者固昧乎處世之道若陳太丘之平心郭有道之遠慮黃叔

度之偉量庶幾乎中庸之義焉惜其均
不得聖賢為之依歸則下是特狂狷之
流耳晉崇莊老既以兆亂而越石士釋
士行能拔出于流俗之中方其聞鷄起
舞擊楫誓清中原與夫灑泣登新亭之
時非其以春秋復讎雪耻之大義而急
君父烏能至是謝玄名將家庭講論固
已習聞淮淝之捷蓋深合乎大易見幾

不俟終日之言而四子者清談舉不足
以辨此也所可惜者不能深聞聖賢之
大訓耳然則所謂事功者焉有不出於
學術而學術之淺深其有不係諸人也
哉執事所謂見於用未必皆本之於學
術非也諸葛孔明自幼讀書獨觀大略
其經綸事業固已見於抱膝長嘯之時
邂逅得君又嘗周旋於鄭康成陳元方

間相與以道相勉以義蓋庶幾夏少康
四十年經營宗祀而答以配天之本心
焉異時出師一表專以官中府中之事
為言且陳親君子遠小人之戒又與周
公立政其惟吉士勿用儉人者異篇同
旨自比管樂之事蓋其謙辭渭濱之屯
敵畏如虎恢復之形宛然在目天不祚
漢謂之何哉應變將略謂非所長陳壽

之庸烏能深識至如范韓則又有可言
國朝大儒所謂學問者非止章句之末
也其讀書也莫非立身行道致君澤民
其德量之弘深謀謨之精審才畧之敏
決蓋石祖徠所謂一夔一契而蘇東坡
所謂太公管仲樂毅之流也中間群小
未免中傷而西事之興凡歷幾年迄非
諸人之所能辦二公馳驅西方協謀戮

力於是軍中破膽之謠出而元昊臣矣
二公以其所學隨試輒效固已如此所
可惜者牽制搖動而橫山之議未償初
志而二公歸矣蓋非學之不逮力之不
足而時則然也然則苟有學術者安有
不措之事功而事功之難易其有不係
諸天也哉執事所謂有其學者未必詿
全其用亦非也抑愚因執事之發策而

有感焉夫自前哲日遠世變日趨人才
日下豈以六經在天下昭如日月口誦
其言心惟其義童而習之白首若時人
顧使劉禹笑之而畧不能為天下國家
用哉愚切以為不然凡今學術不振之
患有三而功業不逮之患有一夫詞賦
也者所以求其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
也而今也歎後以為文經義也者所以

觀其窮經考傳有得於心者也而今也
斷章以為工詞學之科則綴緝文彩之
語賢良之選則記誦與僻之書若然者
有益於天下國家乎否也夫是之謂時
文之學以仁義禮樂為迂闊而從事於
度數刑名以孝弟忠信為蔽固而從事
於權謀縱橫以法律為詩書以為合臯
陶之刑以聚斂為仁義以為名周公之

制若然者有益於天下國家乎否也夫
是之謂功利之學言道德者溺於虛而
不求其實談性命者惑於無而不求其
有下學上達之不知而淪於釋氏即心
見性之說視聽言動之不察而陷於老
氏離形去智之論若然者有益於天下
國家乎否也夫是之謂空虛之學是三
者紛紜於世久矣此天下所以不得治

也愚故曰學術不振之患三傳曰功崇
惟志業廣惟勤又曰志至焉氣次焉夫
記問可以習而熟義理可以思而精惟
志不立則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已
是故事業以立志為先不敢以輕心視之
懼吾志之怠也不敢以躁心乘之懼吾
志之搖也此志一立可以厲霜雪可以
凌松筠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儀秦失其辯賁育失其勇夫然
故格天地尚奏之功矧吾儒分內事哉
然則志也者事功所由以成者也志不
立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愚故曰事功不
建之患一然去其三若一之患而求其
三若一之功當何道乎曰有大學曰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

身敬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敬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
 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
 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
 也懷諸侯也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
 誠也以此為學術以此建事功則將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建極為去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此伊洛諸子之所以詔
 後學也惟執事先生其後大之母使後
 之學者致恨於天人之間則承學幸甚
 問流民

敵國外患何代無之民心去留至
 可畏也嬴秦之季鑿六國而併吞
 之於是北築長城却匈奴八百餘
 里威震殊俗外無敵矣一夫作難
 二世而亡何秦以有六國而興無

六國而亡耶漢繼秦以有天下三
章之約固足以繫人心於入關之
初而平城之辱所以啓匈奴之禍
者昉於是再傳而使烽火達於甘
泉拊髀思將按轡行營帝所以為
外攘計而田租之賜累累見之凡
可以厚民生而固邦本者尤盡心
焉卒之海內安寧家給人足武帝

負其雄材大略憤焉以除克雪耻
為任今年大將軍出塞明年驃騎
將軍又出塞未幾天子以萬乘之
尊且勒兵登單于臺幕南無王庭
帝之功孰加焉然賊盜滋起靡然
騷動使無輪臺之詔汲汲為富民
搜粟是務其不踵亡秦之轍者幾
希吁匈奴入寇初無損於文帝之

盛自奴遠遁反有滋於武帝之失
何耶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果不
在於敵國外患而在民心與夫民
心無常惟德是輔撫后虐讐應捷
影響善為國者惟民心留意耳今
天下所共憂者獨知虜之可憂而
未知流民之可憂轉呻吟而謳歌
出塗炭而衽席豈無策以處此取

邊民健聞招之為兵一策也而或
者則有饋餉不繼之憂淮堧荆棘
和糴無所計口儲峙歲入有限有
招兵未若依險塞為犄角一策也
而或者則有聚眾為寇盜之憂英
山六險接壤數郡堡柵相望十不
一存則犄角殆為虛語矣江淮河
洲宛在水中厥土惟壤宜菽宜藎

取豪強寺觀之所占者供流民而
使之耕亦一策也而或者又有瘠
魯肥祀之嫌濱江諸郡兵力單脆
遣戍增屯倍糜生養擇流民強壯
之可用者給廩稍而使之守亦一
策也而或者又有限防紛揉之患
嗚呼若何而可耶我思古人卓乎
周宣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萬民流

散不安其所車攻復古夷狄以攘
鴻鴈興歌鰥寡得所何其為之易
而效之捷耶諸君子學道愛人未
嘗聞流民之顛連無告者乎願共
商其所以去慶之宜并考周宣所
以勞來安集之實政與夫漢之諸
君制御凶劫之得失其有關於生
民之休戚者何在也幸詳以告毋

徒曰是謀非吾所能及

撫民以仁用民以義仁以結渙散之心
義以激憤怒之意此勞來安集之策今
夫君讐則父母也民讐則子也子失乳
祿則父母哺之父母之仁也父母之仇
讐子往拒之人子之義也今流民之患
極矣執事所謂四策者將給食之難耶
抑授兵之難耶愚則曰亦有仁義而已

矣夫民之所以懷仁而畏義一良心而
已雖飢寒困踣獸形鵠面而良心猶在
雖屠斮創殘膏捐血頸而良心不泯也
仁義之在人心其有窮乎嗚呼國家不
幸而致醜虜之陵夷睹生民之荼毒必
將蹙然告曰飢吾食之猶已飢也寒吾
衣之猶已寒也鰥寡廢疾亦吾赤子之
無告也疾痛癢病亦吾體膚之如割也

此結民之仁也人將奮然與曰火羊爾
仇我與逐之黠黠爾賊我與除之裂眦
怒目不可與爾仇戴天也疾聲大呼不
可與爾賊反兵也此激民之義也夫如
是民庸可解乎若夫文帝以四十年休
兵養民之力而屈意金繒之賂是仁者
餘而義不足以激之也武帝以三十年
虛耗之戶口而竭力復讐之舉是義者

餘而仁不足以結之也然而文武之民
固未嘗流也而今之民流矣夫祖宗三
百年惠厚之積先皇三十年恭儉之澤
所以維持固結人心而不可解者今一
旦解矣西蜀之兵不戰而潰矣潰且為
盜光相之兵不戰而降矣降且為敵此
何慮哉今也岷峨之氣悽愴而不舒漢
沔之波腥穢而不濯東夷困於瘡痍之

未服西淮困於鋒鏑之未銷昔也哀鴻
猶有中澤之思今魂飛殫繳矣昔也驚
塵猶有山林之想今命繫庖厨矣昔也
仁足以養山東之餓殍今也吾民不給
矣昔也義足以激河南之余黎今也吾
民不怒矣為民父母何以至此宜執事
竊嘆而發四策以共議也今執事之言
招之邊兵則有饋餉不繼之憂聚之河

洲則有肥瘠不齊之嫌是二策者給食
之難也愚則曰民吾民也餅糝則粟之
耻唇亡則齒之寒吾國雖貧不可以被
衿露肘而袒已也是故塞不可不實則
運江浙之米糴閩廣之粟不暇恤也淮
上可聚則取豪石之田奪緇黃之食不
暇顧也吾何為而棄之執事之言又曰
用之山寨則有賊虜叛逆之憂置之江

郡則有南北紛揉之患是二策者授兵
之難也愚則曰民吾民也鄰不可以為
壑秦不可以為非吾土敵國雖強不可
以同舟而遽疑也是故山寨可用則英
山之六險鄴黃之堡寨皆可依也江上
可置則吳鄂之重戍江池之別屯皆可
用也吾向為而防之由是而結之以仁
則挾纊可溫也投醪可醉也爾民無慮

則苑囿園池之好不敢增也爾民無食
則大官尚方之食不敢過也一語之溫
則蔽其橡栗亦足飽也由是而激之以
義則駿骨可招也怒蛙可軼也虜爾仇
也父兄門戶之耻不可忘也淮爾土也
室廬墳墓之痛不可忍也則餘皇姑蔑
猶可復也周宣之事遠矣吾嘗思宣靖
之季建紹之初河北河東數十郡之間

守將之守城軍民之死戰蓋不知其幾
千萬然而五山之忠義山寨之民兵出
力以戰仇虜執戈以衛君上豈必官給
之糧而將教之兵哉亦吾國家之仁義
有以感發之爾信乎仁義之澤深矣雖
然天下獨畏虜之強耳執事獨憂江淮
流民之聚耳亦孰知中外變故有出於
二者之外與以內郡之一二推之田廬

空於科索商賈空於販取富家大室空
於奮取之慘一鷄必攘二蛇必捕而無
聊生矣二絲先賣五穀先糶而無留歲
矣抑又有甚者焉開府金帛竟置何地
而和糶之令中外殆遍楮幣之數單子
不遺則江湖之民將流矣旁郡風雨適
從何來而猛虎為政上干天和惡兇出
押大肆民膏則二浙之民將流矣甚者

輦轂之下生意寡遂糴貴而飢者載塗
錢荒而爭者盈市則畿甸之民又將轉
而流矣流徙不已喪亂安窮今來兵有
傳箭之期將無撒兵之理聚十萬衆而
為餌以啖虜方數百里而為阱於國中
其亦不仁之甚者也詩曰民亦勞止訖
可小康諸生有志于世者也執事毋以
為嘍嘍

問國勢地勢

有國勢之盛有地勢之險國勢之
盛將勇兵強財豐器備是也地勢
之險長江巨浸崇山絕壁是也然
以前代攷之夫召陵之師齊之國
勢可謂盛矣而楚人之詞乃曰方
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強無以
用之豈地勢之險曾不下於國勢

之盛耶城濮之師晉之國勢可謂
盛矣而晉人之詞乃曰能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
無害也豈國勢之盛猶有資於地
勢之險耶赤壁之戰以魏師之衆
順流而下如大阿出匣其鋒不可
當操自以吳在掌中矣周瑜以三
萬之衆一鼓而敗之淝水之戰苻

堅百萬之師橫弓而前如摧枯拉
朽不可遏堅自以晉為囊中物矣
謝玄以五千之兵不終食而破之
豈吳之國勢雖不及於操特恃長
江之險其兵習於水楫魏師雖衆
非其所長是以有赤壁之捷或疑
非藉南風縱火之機則勝負未可
必然與否與豈晉之國勢雖不及

於秦恃恃淮淝之險其兵熟於地
理秦師雖衆非其能諳是以有淝
水之捷或疑非藉入公草木之助
則秦兵未必負然與否與雖然國
勢地勢得兼有之以守則固以戰
則勝胡泊祖逖於五馬渡江之後
是時河南已非晉土矣逖之能給
廩餉甚微而募兵不過三千餘人

耳卒能奮擊楫之誓撫新附之衆
自河以南復多附晉方將練兵積
穀推兵越河惜以淵代而事去矣
向使專任逖而不易遂其揚清冀
朔之志否乎劉裕當寇虜侵擾之
際是時險要已非晉有矣蓋裕起
於草萊之中初無素備奮臂一呼
削平內艱既而厲兵整衆揚旗北

指斬慕容虜震驚旃裘之心發舒
華夏之氣惜乎委棄秦雍付之孺
子而事去矣向使裕以恢復為心
終能成混一區宇之功否乎試以
前代數事稽其成敗之由評其得
失之實凡備敵禦侮之策據險守
要之方國勢之所當謹者向先地
勢之所宜備者孰急願聞精切之

說毋泛毋略

有天險有地險天險之險無形之險也
地險之險有形之險也有形之險知者
能謀之力者能攻之無形之險知者不
能謀力者不能攻也何也崇岡絕壁限
域封疆險之可恃者莫如山然而山可
梯而階也洪流巨浸千里渺瀰險之可
畏者莫如水然而水可常而航也惟非

山之山梯之不能階惟非水之水蓄之不能航故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有天下者與其以山川丘陵之為險孰若以不可升者為險哉左洞庭右彭蠡誠險矣天降之咎至於不能禦干羽之師左崑函右秦隴誠險矣天厭其虐至於不能禦鋤耰之子地之險者如此也姬轍既東洛邑之周非前乎岐

豐之周也夫未改命自有以沮閭鼎之奸火德方興不階尺土之漢非後乎三百之漢也天實生德自有以折拔山之勇天之險者如此也嗚呼是可解執事之惑矣次陘之役以諸侯之師而管仲之知不能屈楚天未授楚也楚以蠻荆之隸乃自召陵之盟與上國之玉帛者殆數世非天能之乎執事曰楚之強也

方城漢水之險也夫方城漢水誠足以
強楚則楚今猶強可也又何至異日有
復讐之役乎城濮之師以夷狄之雄而
子玉之勇不能勝晉天未絕晉也晉以
惠懷之難乃以戰之功得執載書之牛
耳者百餘年非天能之乎執事曰晉之
霸也表裏山河之險也夫表裏山河固
足以霸晉則晉今猶霸可也又何至異

日有六卿之事哉曹操以鬼蜮之資舳
艦千里而東意無吳也周瑜以三萬衆
而走之執事以為長江之險非也長江
雖險我次其南敵次其北長江與共之
矣惟黃蓋之一炬而烈風之效靈此則
愚之所謂無形之險也操不得而共也
然則江耶天耶淮淝之戰也符秦以富
強之全力自謂投鞭斷河可無晉也謝

玄乃以五千騎而破之執事以為長淮
之險非也長淮雖險我可以往寇可以
來是長淮非我獨有也惟朱序之一呼
雖草木而助順亦所謂無形之險也堅
不可得而有者也然則淮耶天耶夫城
池一也楚以之強亦以之亡山河一也
晉以之存亦以之分江固自若也而今
江係民安在哉淮之流無恙也而今淮

司馬氏安在哉地之不足恃也如此愚
是以知國之興也其始必有以得乎天
國之衰也其終必有以自絕乎天雖無
險猶險也然則恃有形之險而使知者
謀力者攻孰若恃無形之險而使知者
不能謀力者不能攻也哉今之所恃者
其天與其地與靈關玉壘山之險者蜀
也自關右侵陵而山徑成路籬落之備

已踈高濤亂流水之險者江也自上流
失據而首尾中斷閼右之捍益孤地之
險蓋不足恃矣所恃以為險者惟天而
已然自頃以來變異頻仍先出聲震以
譴告之又積雨潦以戒懼之方以明禋
之夕而發收聲之雷天之渝未幾天之
怒踵至正如人父督過於子色以示之
既不聽威以動之又不可聽今且聲以訶

矣所恃者天而又如此也雖然怒予之
天尚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今人
也非天也則是上天猶有愛君之心惟
吾君尚盡事天之道耳事之宜何如曰
以天事天而已典者天叙也豈吾於諸
陵之後有當錄而未之錄與禮者天秩
也豈吾於緜衣之僭有當戒而未之戒
與德者天命罪者天討豈吾於君子有

當用未之用而小人有當去未之去與
吾所為不如此天亦何為而如此與夫
在我之天既明則在天之天必應昔之
渝漸以復昔之怒漸以回則威之乃所
以愛之怒之乃所以福之三千之卒雖
以復河南可也將不必畫長江以為派
草萊之雄雖以復長安可也亦不必保
蜀以為阻其險孰有過於此乎此正易

之所謂不可升愚之所謂無形者也昔
者晉以驪戎為我而不知我之為患秦
以匈奴為胡而不悟胡之為憂唐以頡
利突厥為夷狄而不知閨門夷狄之耻
也或謂之險誠險矣然敵以有形形我
而我以無形形敵我雖自為險敵其以
我為險乎嗟乎彼所謂險者自必之險
耳敵未必以為險也敵而以我為險是

吾利矣而又何懼乎不然地者本不足
恃天者又不足恃是懼而又懼也

問經疑

諸君號為通經儒通經非訓詁句
讀問也聖賢事迹古今理亂亦必
講明矣敢以平昔所疑者為問夫
民命不可輕試也洪水滔天民幾
魚鱉堯知鯀之不可用矣復試之

九載民命亦可試與刑不上大夫
古也舜甫即位共工諸人或幽州
或三危略不少貸大夫其亦可刑
與瞽瞍雖頑亦曰舜父不告而娶
有是理與堯舜傳賢禹則傳子家
天下自禹始其心得無私與南巢
一役啓萬世亂臣賊子之心迹不
幾於叛與桐宮一行滋萬世臣子

僭上之禍事不類於墓與以夢得
賢恐或有足形象惟肖恠亦甚矣
吾知夢是象者高宗也不知筆是
象者誰與紂雖無道乃祖乃父嘗
北面而臣之親用黃鉞自謂有光
有仁心者亦何恐與主憂臣辱主
辱臣死商家培植忠義之風端必
有素何捨孤竹二子外竟無一守

節仗義之士與賢如箕子號稱吾
道中人國難不恤顧從容陳大法
於讎人之左若其亦何能為心與
翦桐封弟不過孩童戲弄之習元
老遽從而贊決焉柳子厚所謂以
桐葉戲婦寺亦將從之與兄弟之
心人皆有之管蔡流言不能無過
周公曾不念手足之愛而親施行

之何其慘與同穎獻禾二書繼作
祥瑞之事聖賢猶且惑之何貴於
後世之牽合附會與上崑崙陟瑤
水乘八駿而周天下秦皇漢帝之
游幸何能過是耶祥刑一編終幾
語耳聖人錄之豈遽足以掩前日
之過與聖賢行事萬世之標準也
上下反覆千百年間吾不能以無

憾豈聖人所為衆人固不識與抑
人非堯舜果不能以盡善與願相
與明之以觀平日之所學毋但曰
時之變為之也

讀書其見聖賢處天下之權乎自權之
義不明於天下世之人竊權之名濟已
之私貽斯世之禍者吾不知其幾載矣
予深悲之乃繹權之義破天下之惑曰

事之有權猶物之有權也物有權物之
輕重於斯而定事有權事之輕重於茲
而決權也者處事勢兩難之中權其輕
重而行之者也事有重於殺其身於是
有剖心而死者矣事有重於去其國於
是有去之岐山之下者矣事有重於忘
天下於是有人竊負而逃者矣身也國也
天下也人之所甚愛惜也而殺之而去

之而忘之豈其不得已哉天下之事義必
有重於是者聖人亦權之熟矣倘事無
有重於是者在聖人豈不能安其常守其
正處之當然行之無事必敬權常適變
而為是好奇好怪之舉哉噫此吾所以
三復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歷較聖賢之
行事恐其甚不得已而行權也人情非
有大變故大患難搜前躡後紛至沓來

左顧右盼若不以躋自處亦誰肯甘心
以身而受不躋也哉我思聖賢何自處
其身以不躋如此堯之試鯀自處以不
明舜之四罪自處以不怨不告而婁自
處以不孝易禪而繼自處以不公南巢
自處以叛桐宮自處以僭夢賢自處以
誣牧野自處以逆陳洪範自處以事
贊桐葉自處以逢過誅管蔡自處以忍

獻嘉禾自處以諛使數聖賢生乎今之
年處乎今之世有好議論之士按其迹
因其事歷數不躋之名而加之聖賢亦
明為理受誣為法受惡為無情之公議
受謗矣人情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
背而走影愈疾迹愈著不如就陰而影
滅迹絕彼數聖賢亦既類此矣豈不計
他人之議其後又豈為其實而將避其

名哉天下之患必有重於吾身之受不
聽者聖賢亦權之熟矣若曰吾不試鯨
吾其明矣萬民魚鱉之禍不可立而視
其死也不誅四凶吾其怒矣斯人之為
民病不可縱虎而出匣也不告雖若吾
之過豈忍祖宗無後而媯陳氏之鬼不
祀乎傳子雖若吾之私豈知堯舜之不
常遇後世之爭端無極也吾欲仗名節
何忍生民之塗炭吾欲守名分何忍吾
君之顛迷吾欲不信恠何忍中興舟楫
之無人吾欲服事高何忍天下炮烙之
日熾寧強顏於一旦可使萬世道統揭
日月而常明寧贊決於片言可使天子
大信等金石之不易與其危疑文武之
業孰若少息於手足之誅與其墮離君
相之情孰若跋涉於同類之獻吾今而

後知天下事一重一輕銖銖兩兩聖賢
其權之熟矣計民命之續絕殆不暇計
一己之可否計國家之安危殆不暇計
吾生之利害計萬世之理亂殆不暇計
一時之毀譽計天地之否泰殆不暇計
身後之是非噫有可而無否趨利而避
害歆譽而憎毀愛是而惡非人之情也
聖賢獨無是心哉爾有為甘置其身

於不韙之地此豈其得已者乎事變之
來不能盡如吾意而吾適遭其所窮天
下之當愛者甚於吾身之當惜事變之
當然有甚於名義之當顧赴之不可避
之不可為之不可推之不可於是時也
瞻前顧後量重稱輕不能已焉而冒為
之此正孔子殺身成仁之論孟子所謂
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者也腰金鳴

玉遇盜山徑之間將捨其物而逃其身乎抑愛其物而聽其身之不免乎知者當知所權衡矣聖賢之事亦猶是也嗚呼聖賢雖為之終豈其本心也哉吾因思之禹興而鯀廢堯之本心白矣號泣而底豫舜之本心白矣觀薦益之事禹之本心白矣讀慚德之篇湯之本心白矣封武庚而武王之心著祥狂而去而

箕子之心顯封蔡仲而周公之心昭昭乎天地鬼神臨之也嗚呼聖賢達權以舉事終豈其本心哉飄風暴雨雷電晦真恠獸竒龍振鬣飛動宇宙亦有時而變俄頃之間風恬雨霽至於定則未有不復其天者噫此吾所以反復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歷數聖賢之行事知其甚不得已於權也後世竊權之名以濟已

之私意者吾惑焉心不本於救世謾誇
跡弛之驚才刑不足以懲奸徒濫東階
之朝服易綬而策武氏不念先帝佳兒
佳婦之言貽謀以燕翼子重貽君子私
受私與之議甘心漢賊何救赤子之危
竊效宰衡敢起即真之想封侯以夢未
覩千秋之富民民無父母援筆商辛之
牧野駕言管仲納忠仇敵之前藉口周

公喋血禁門之內滑稽左右宮庭變為
俳戲之場淫雨害農朝廷有取嘉禾以
獻之想孰不曰此權也古聖賢亦或後
事於斯也甚矣權之義不明聖賢卒無
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也權者本非天理
人心之正天下事有甚於吾之從權聖
賢始不得已而為之矣奈之何不審事
勢不量重輕無補民之秋毫遽欲決懷

古今經常之制無益國家之成敗即發
剖破吾儒禮義之維言之汚口舌書之
汚簡編亦自謂之權也哉噫世無君子
之論豈惟聖賢行權之心終無以自白
於天下而暴君汚吏亂臣賊子接迹於
後世矣

切要

新編策學終式畢





